

客 KE

张佑周

著

家 JIA

祖 ZU

地 DI

閩西

客家文化论坛组织
客家文化研究会 编

作家出版社

主 编：林仁芳
副主编：张耀清

客家文化论坛 第二集

客家祖地——闽西

张佑周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家祖地: 闽西/客家文化论坛组织·客家文化研究会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10
(客家文化论坛)

ISBN 7-5063-3467-4

I. 客… II. ①客…②客… III. ①客家 - 民族文化 - 研究 - 福建省②福建省 - 概况 IV. 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6189 号

客家祖地: 闽西

编者: 客家文化论坛组织·客家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梁明 陈茂诚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福建龙岩市鑫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8.5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467-4

总定价: 130.00 元 (全四册) 本册定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闽西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闽西是客家祖地。“客家民系形成于闽西”，著名客家学研究专家、龙岩学院教授张佑周先生出生于永定，长期生活于闽西，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他以客家人的独特视角，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翔实的史料和充足的证据进行深入的探寻和研究，得出了这一结论，成为旗帜鲜明的一家之言。

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的独特民系，其特殊的语言、文化、民情、习俗以及在近代以来不断涌现出的诸如孙中山、朱德、叶剑英等叱咤风云的先进人物及其表现出的独特的精神风貌，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引起中外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和研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罗香林先生相继发表《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等著论，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重新掀起客家研究热潮以来，海内外专家学者对客家民系的源流、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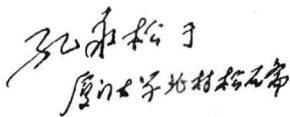
作为客家祖地的闽西，也涌现出一批出色的专家学者，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就先后举办过“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客家方言研讨会”、“闽台客家关系学术研讨会”等各种类型的客家学学术研讨会。尤其是2000年11月，在龙岩市承办“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大会”期间，同时举办的“第六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被誉为一次“高水准的学术会议”而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普遍赞誉。

一般认为，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支特殊的民系，其成员被称为“客家人”。它是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五胡乱华”

开始的北方汉人为避战乱而南徙的多次移民运动的产物，它所形成的特殊地域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俗称闽粤赣边区）。客家人有独特的客家方言（客家话）和独特的客家文化。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客家人以其特殊的贡献还被认为具有以革命、进取、开拓、创新为主要内容的独特的客家精神。然而，客家民系是怎么形成的？它形成于何时何地？为何称之为“客家”？如何界定客家人？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客家研究界，至今仍然经常引起激烈的争论，也许还要继续争论下去。对于客家学研究界来说，这种现象无疑是一件好事，它将激励人们更加关注客家，也将使客家学研究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张佑周先生正是这样一位热切关注客家，长期进行客家学研究的学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就在香港“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上提出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界定客家人的观点，引起客家学研究界的瞩目，其后，他主撰了《客家服饰文化》和《客家文化概论》等专著，对客家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客家祖地——闽西》一书，又是张先生经多年研究所撰写的又一部力作。尽管张先生在本书中提出的“客家民系形成于闽西”、“客家方言形成于汀江、韩江流域”、“客家称谓源自‘客话’”等观点，也许未必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但作为一家之言，却倾注了张先生的心血和热情，值得赞赏。

谨以上述一些认识，作为本书序言。



张佑周

二〇〇五年九月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客家祖地——闽西

序	孔永松
绪论	(1)
第一章 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13)
第一节 山都木客的故乡	(13)
第二节 神秘的南海古国	(22)
第三节 撩开神秘的面纱	(31)
第二章 沉重而蹒跚的脚步	(37)
第一节 狼烟四起,有世外桃源	(37)
第二节 国破家亡,一隅可偏安	(45)
第三节 汉人南迁是各民系形成的动因	(61)
第三章 客家民系形成于闽西	(75)
第一节 客家民系形成的条件	(75)
第二节 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限和地域	(89)
第三节 客家话形成于汀江流域	(105)
第四节 “客家”称谓源自“客话”	(121)
第四章 客家祖地的辉煌	(139)
第一节 客家人从这里出发	(139)
第二节 客家人根在闽西	(160)
第三节 永定土楼 永远的家	(181)
第五章 辉煌的客家文化	(191)
第一节 客家文化的源流	(191)
第二节 闽西客家社会与客家文化	(211)
第三节 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	(231)
第四节 闽西客家文化与福佬文化的互动	(259)
后记	(268)

绪 论

闽西是举世公认的客家祖地，是海内外千百万客家人魂牵梦萦的一方热土。

四季如春、山清水秀的闽西是一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是世代客家人辛勤播种、耕耘华夏文明并将其培育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的地方。这棵参天大树就是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熠熠光彩而又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之树。

明清以来，尽管经过客家人数百年苦心经营的闽西地区已经是层层梯田接云天，座座土楼掩竹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丽家园，然而，相对和平安宁带来的人口急剧增殖也使这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特色的典型农业社会产生了沉重的生存压力。于是，闽西客家人秉承客家先辈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筚路蓝缕的传统精神，为着求生存，图发展，再创辉煌的宏伟目标，再次燃烧起向外迁徙的热情。他们或者踏着先辈出闽南、下两广的足迹，寻找新的沃土；或者响应清政府的号召，赶上“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参加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成功的“西部大开发”伟大壮举，或者沿着郑和以及闽西老乡王景弘所开辟的航道，过台湾、下爪哇、闯马来，成为移居宝岛台湾和海外创业的最早的台胞或华人华侨。于是，形成于闽西以闽粤赣边区为大本营的客家民系终于冲出闽粤赣边区这一片崇山峻岭，向海内外更广阔的天地拓展，在中国南方各省乃至海外许多地方形成或成片或分散的或大或小的客家社区。于是，生长于闽西并在闽粤赣边区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的以客家方言和客家民情习俗为主要

标志的客家文化这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向海内外许多地方播下精良的种子，并且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气候下也长出新苗，展出新枝，开放出更加艳丽的花朵。

那么，何谓客家民系？何谓客家人？

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提出来似乎有故弄玄虚之嫌，身为客家人的笔者，早在孩提时代就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也从未对自己的客家人身份有过任何疑问。然而，近年来涉足于客家学研究领域之后，却惊奇地发现，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也绝非易事，具体判别某一人物尤其是历史人物是否客家人时则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时竟也能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如对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是否客家人的论争，就从罗香林在 1942 年发表《国父家世源流考》开始，至今仍波澜迭起，未有竟时。

在我们历史悠久、文明鼎盛、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休养生息着五十多个兄弟民族。在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占人口 93% 以上的人是被统称为炎黄子孙的汉族人。众所周知，哺育汉民族成长的摇篮是黄河流域。早在远古时代，炎黄子孙就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汉民族又拓展、开发了长江流域以至江南蛮荒之地。于是，由于历史、时代、地域、环境等等原因，先后向南方迁徙拓展的汉人，自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各支民系，如江浙系（吴语系）、赣系、湘系、粤海系（或称广府系）、福佬系、客家系等等。这些民系大多以聚居地命名，唯独经汉人多次南徙而形成并主要聚居于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赣南、闽西和粤东（俗称闽粤赣边区）的客家民系特殊。它非但不以聚居地命名，甚至连“客家”这一名称的由来也无典可寻，以至于在客家学研究界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恐怕将成为千古之谜。

其实，这个问题也并非新的课题。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期，客家研究大师罗香林先生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为这个问题所困扰，而且还曾构想以西方人种学的方法，对客家人与其他民系的人在形体、血型 and 智力等多方面进行抽样测试并加以比较，以求出某些指数，从中得出客家人在人种学上的特异，从而看出客家人与其他民系或民族的区别；^①当代日本学者板元宇一郎在《面相与中国人》一书中，在谈到中国人的相貌时，也大谈客家人的相貌特征，并用图示加以说明，试图让人们凭此去识别何谓客家人。然而，无论是罗香林的带着自然科学研究色彩的并在理论上确乎完美的大胆构想，还是板元宇一郎的貌似简易的直观相面术，于实际都无多大意义。首先，客家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支，与汉民族其他民系祖源相同，在形体、相貌等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异，一般说来，中国南方人在体形方面似乎比北方人偏矮偏小，客家人如此，但福佬、广府人亦然。至于在血型、智力等方面的测定，且不说付诸实施并非易事，即使现代科学技术有可能很容易做到，恐也无法对某人属何民系或民族加以判别。因为同源同种的各民系的人，在血型、智力等方面也是难分彼此的，客家人有聪明绝顶的智者，却也有智能低下的愚者，其他民系也一样。况且，对于历史人物，这些方面的测试又该如何进行呢？恐怕只能找到其骨骼毛发，或者由刑侦专家、医学机构对其进行 DNA 测试、鉴定，或者由考古学家去鉴别其骨骼、毛发乃至化石之类了。因此，罗香林的大胆构想只能付诸流水，板元宇一郎的良苦用心也显得肤浅乏力。

近年来，客家研究在海内外重新掀起高潮。如何界定客家人的问题再度进退维谷。国内客家学研究专家李逢蕊先生在《客家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辑发表了《客家人界定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自序》，众人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33年。

初论》一文，试图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界定客家人，他认为必须从如下四个方面或者说四条标准去界定客家人：(1)“客家是汉民族中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2)“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3)“客家人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习俗”；(4)“客家人具有独特的客家精神”。很显然，李先生的第一条是试图给客家民系下定义，其余三条说的是客家人的文化特征。这篇文章对客家民系的形成，客家人独特的语言、文化习俗，尤其是难能可贵的客家精神，作了精辟独到的论述，对于人们从宏观上界定客家民系，正确地认识客家民系，更好地弘扬客家精神，无疑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然而，如果用上述四条标准去界定或判别具体的某一个人物是否客家人则仍然见仁见智，尤其是用以界定某一历史人物则更是困难重重。因为，身为客家人流寓外地较长时间后不会讲客家话者大有人在，而非客家人能讲流利的客家话者却也为数不少。再者，也并非所有的客家人都一如既往地履行客家文化习俗或体现出鲜明的客家精神，而在非客家人身上能见出有如李先生所说的魂系故土、尊师重教、革命性开拓性等基本特征和可贵精神者恐怕也绝非寥寥。

罗香林先生说，客家民系形成之后，“亦极多在南宋或元明清以至近代始自外地或别系掺入其内的，然此实无碍其系统的特性的传演……盖民系的形成，纯基于自然和人为二环境大部分的变化，成为一种特殊民系以后，则此民系的活力及其社会遗业，又可发生一种相当的势力以维系其民系形式上的存在，与夫固有特性的传演。”^①可见，罗先生在研究中已注意到客家民系形成的环境因素以及客家民形成之后其他因素的影响。

然而，自罗香林先生有意识地试图界定客家人以来，何谓客家人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客家研究界也有不少人为了自己立论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自序》。

的需要随意提出界定标准，如“血统论”者强调所谓汉族血统；“方言论”者强调能否讲客家话；“泛客家论”者主张迁徙和客居、侨居等等。针对这种混乱情况，笔者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提出过，客家人的界定应分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家家人是指唐末至明清时期落籍于闽粤赣边区以及由该地区播迁外地聚族而居并且仍然保留客家的语言、文化习俗等主要因素的人们。此外还有世代生活在客家地区并在客家民系形成后被彻底同化了的当地土著（其中也许还包括少量的少数民族，如畲族等）。广义的家家人则除此以外还有客家先民和客家后裔两类。换句话说，广义的家家人应包括客家先民、客家人和客家后裔三类人。

所谓客家先民（借用罗香林先生的定名），指的是先于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南迁并落籍于客家地区的汉人和当地土著，而其子孙后代在客家民系形成后已被同化而与客家人融于一体的那一部分人，如客家地区的土著钟、雷、蓝诸姓氏的先祖和早期南迁的张、朱、丘诸姓的先祖等；而客家后裔则指客家民系形成后由客家地区播迁至非客家民系聚居地并被当地人所同化的那一部分人，如郭沫若、李嘉诚等。至于那些虽非群体播迁，但迁居非客家地区乃至海外后，繁衍昌盛、枝繁叶茂或陆续聚居形成顽强地使用客家方言、保持客家文化习俗的客家社区和所谓“客家方言岛”者，仍应视其为正统的狭义的家家人，如北方和西南的客家村落的居民和海外的客家华侨、华人等。他们的客家意识特别浓烈，自觉地继承和弘扬客家传统和客家精神，有的甚至坚持把子女送回祖籍地接受传统教育，使客家精神和文化习俗代代相传，如著名的爱国侨领胡文虎先生的父辈以及著名的青年实业家姚美良先生的父亲姚永芳先生等。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他们排除在客家民系之外。

无论如何，客家民系是汉民族中一个极其独特的民系，这一

结论是确定无疑的，是得到学界一致肯定的。这个民系除了出色地继承和弘扬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外，在语言、民情风俗习惯诸方面又具有显著的特征和相对的独立性。

首先，客家人有独特的方言——客家话。大量的语言学研究表明，客家话源于中原，以中原古汉语为基础，保留了中州古音韵，与毗邻地区的闽方言、闽南方言、粤方言、赣方言、湘方言等基本上没有共通之处。这种独特的方言，是由中原汉人南迁时从北方带来的，受到吴越方言、赣方言等影响过的北方官话，落籍闽粤赣边区尤其是进入闽西之后，与当地土著及少数民族（如畲、瑶、黎族）的方言长期交融后定型的。这种交融，是以可以用汉字记录的强势的北方官话为主体，并吸纳当地方言的有益养分而完成的。这是因为，客家地区相对闭塞，加上客家先民历尽艰辛、群体南迁形成的极强的凝聚力，使客家先民具有一种顽强地保持乡音的心理驱力，而当地土著的方言则是没有文字作为记录的分散的弱势方言。这种社会的不完全分化即地域的分化极易产生新的方言。因此客家话形成之后得以世代相传，蔓延扩展，基本不变，甚至侨居海外数代者，其后裔也能操客家话，而且乡音难改。

其次，客家人有独特的民情风俗。无论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岁时节俗，都有一套独特的方式。如民间信仰，客家地区可谓集儒、道、佛、俗之大成，既崇拜孔子，村村有文庙，“唯有读书高”；又虔敬佛道，古寺缭香烟，深山闻钟声；还迷信天地万物、祖先鬼魂，凡山边怪石、路旁古树、山峰溪流都可以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最为奇特的是，在客家地区的寺庙里，可以看到孔子和观音、观音和妈祖、众神和本姓祖先同置一庙，“合署办公”的现象。对于众神所司职能，客家人也不计较，不像其他民系的人们那样将所谓福神、财神、海神、山神等分得清清楚楚。无论祈子、求

财、求婚姻、保平安，客家人并不在乎是哪一位神祇主管，好像神们都是万能的，有求必应，求神拜佛只是满足自己的某种心愿而已。在诸如元宵节、中秋节或其他特定的地方性祭祀节，如果举行迎神赛会活动，客家人从不计较各方神祇是否同一派系，便把村子里和周边寺观的神们都请出来迎来送去，凑个热闹；也不计较哪个神吃荤吃素，便将各类或荤或素的祭品一齐摆上供桌，任神们自由笑纳。客家人办丧事时，超度亡灵的法师，往往兼和尚和道士于一身，“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脱下袈裟便可穿上道袍，既念佛教经文，也能念道教咒语。可见，客家地区的民间信仰相对简约，亦庄亦谐，寓庄于谐，或许这正代表了删繁就简的宗教改革方向。再如客家妇女，也与汉民族其他民系的女性有所不同，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在客家地区已基本被打破，客家妇女自古以来既不缠足，也不束胸，个个天足宽胸，体态健美。她们既工于农耕，又精于女红，更包揽家庭的全部家务，还能肩挑手提，活跃于商埠集市，她们真正撑起了客家地区半边天。

再次，客家人有特殊的文化意识和独特的客家精神。客家文化丰富多彩，其主导意识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和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念。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仁智礼信等人伦纲常，是客家人所信奉尊崇的；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等辩证精神，也是客家人所信奉尊崇的。客家祖先来自中原，不乏书香门第、阀阅世家，迁居南方穷乡僻壤之后，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存图发展，往往不满足于现状，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客家人将中原先进文化带到新居地，在新居地更是注重教育，“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好男儿志在四方”等颇具奋斗竞争意识的传统观念特别强。因此，客家人除了具有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刻苦耐劳、英勇顽强、艰苦朴素、爱国爱民等民族精神外，还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和革命进取精神。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

书中说：“客家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原有一种自信与自傲的气质，使其能自北方胡骑之下，迁到南方，因此，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族为强，是永远不会被人征服的。其后又受到海洋交通环境之影响，养成一种岛国人民之热血和精神。”这种意见也许有绝对化之嫌而失之偏颇，而且说客家是一个民族也不准确。但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者，又确确实实有许多客家人或客家后裔，如洪秀全及其他太平天国主要将领；孙中山及其主要助手廖仲恺、宋庆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朱德、叶剑英等。由于客家人在由北而南的辗转迁徙中和定居南方以及后来的再度迁徙直至迁居海外开辟家园的披荆斩棘中，都要与险恶的环境作斗争，艰苦卓绝，奋斗不息，世代皆然，因而造就了客家人代代相传的革命进取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即所谓客家精神。在近现代，客家人又顺应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潮流，大量地走出山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于今，颇具开拓创新精神的客家人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五大洲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尤其在东南亚和欧美、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更有许多相对稳定的客家社区。客家人无论在侨居地的经济开发、社会发展和繁荣方面还是在发展与侨居地人民的友谊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和成功的企业家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客家人侨居地涌现，令世人瞩目。

综上所述，客家人作为中华汉民族大家庭中一支脉络分明的独特的民系，其鲜明的汉民族共性和作为民系的特殊性都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近百年来，有关客家问题的研究，出现过几次高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最早关注客家人，把它作为一支特殊的民系或独特的民族来研究的是外国人。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些外国人便从历史学、人种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种角度对客家人进行过考察和研究，写出一些颇有影响的著作，如爱

德尔(E.J.Eitel)的《客家人种志略》(Ethnological Sketches of Hakkas Chinese)和《客家历史纲要》(An Outline history of Hakkas)、肯贝尔(G.Compoell)的《客家源流及迁徙》(Origin and migration of Hakkas)、韩廷敦(Hangtington)的《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罗伯特·史密斯(Robeit Smith)的《中国客家》(The Hakkas of China)等等。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以后,以罗香林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学者掀起了又一次客家研究热潮,他们试图从田野调查入手,通过对各地客家人的家谱、族谱的研究,理清客家人的源流、迁徙及其分布等问题,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如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客家的语言》,古直的《客人对》,邹鲁、张煊的《汉族客福考》,饶芙裳的《客语源流》,廖奋前的《客家民系之演化》,韩素音的《客家人的起源及其迁徙经过》,陈运栋的《客家人》等论著,都对客家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具体而微的探讨,为客家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真正将客家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人文学科并冠以“客家学”之学科名称进行科学研究则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当时,客家大本营闽西龙岩师专、梅州嘉应师专的学者,掀起了新一轮客家研究的热潮受到著名的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泽先生的关注。他首先提出了“客家学”这一学科概念,建议把客家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呼吁构建系统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他在《建立客家学刍议》(《客家学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一文中,对客家学的学科定义及其内涵和外延作了明确的表述:“所谓客家学,就是一门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问。依循这一界说,客家学的内涵应该是:全面而又系统地研究客家民系的源流、社会、经济、语言、文学、民俗、文化、心理情感、民系意识等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揭示这一民系的发展规律

并科学地预测其未来趋势。客家学的外延是：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种学、民族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等众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全面地、多方位地研究客家民系与汉民族共同体及中华民族大家庭、大文化的关系，分析客家人的民系个性和特征，揭示这些个性和特征在文化人类学上的意义，进而科学地论证客家民系对汉民族、对中华民族乃至对整个人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及其原因。”并且指出：“从客家学的学科定义及其内涵和外延来看，客家学不是客家史，也不是客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汇编或整合，它是一门以民族学基础理论为基础，但比民族学具有更多独特特征、丰富内容的学科，它是一门融汇了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它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吴泽先生的论述，为新一轮方兴未艾的客家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诚如吴泽先生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客家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是十分宽广的，客家文化研究就是其中重要的领域之一。客家文化是汉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母文化中的一个子文化。因此，研究客家文化，必须把它放到汉民族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中去研究的同时发掘客家文化的特殊性，并在对客家文化的特殊性的研究中丰富和加深对汉民族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共同性的认识。通过对客家人对于汉民族传统文化或继承、或发展、或扬弃的比较、分析和研究，探索客家文化的本源，看到汉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持久的凝聚力和极强的向心力。这样，既能在中华民族母文化的大背景中凸现出独特的客家文化，也能使客家文化的颇具个性、闪闪发光之处诸如革命进取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等有所依托，不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作为中华民族母文化中的一个子文化，客家文化并不是一种封闭的、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原生态文化，恰恰相反，它从一开

始就处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民系融合的背景中。尽管客家人总是以中原贵胄、炎黄正宗自诩，把族谱修到了中原某郡望，并且近乎顽固地坚持华夏传统文化，尽管客家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相对封闭的闽粤赣边区发展、成熟，没有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有明显独特性的客家文化也许就不可能形成。然而，作为代表先进文化的客家先民，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容。无论在长期的迁徙流离中，还是在定居新的聚居地之后，他们都注意消化和吸收不同民系、不同民族文化的有益养分，使之堂而皇之地进入自己的文化百宝箱。因此，客家文化中不只是明显地包容着闽粤赣边区土著文化的成分，也明显地包容着客家先民迁徙流离途中其他民系文化的成分，还明显地包容着与客家民系毗邻而居的周边各民族、各民系文化的成分。我们对客家文化的研究，无疑应该注意点与面的结合，既把对客家文化的总体研究与对不同地区客家人的特殊文化现象的个体研究结合起来，也把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与对汉民族其他民系文化或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准确地把握客家文化的共同性和不同的客家人聚居地某些文化特殊性。如对赣南客家文化进行研究时，既要把闽西、粤东北客家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还要把赣北、浙、皖、湘、鄂各民系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对闽西客家文化进行研究时，既要把赣南、粤东北乃至台湾的客家文化联系在一起研究，还要把闽北、闽中、闽南、福佬民系文化和当地畲族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平行比较研究；对粤东北客家文化进行研究时，既要把赣南、闽西客家文化联系在一起研究，还要把广府、桂、湘等不同民系文化和黎、瑶、壮等不同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研究，还要把其他民系的华人文化和外国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平行比较研究。只有在对不同片区的客家文化和对客家毗邻地区其他民系或民族文化的或同或异的比较研究中，才能正确把握客家文化的共